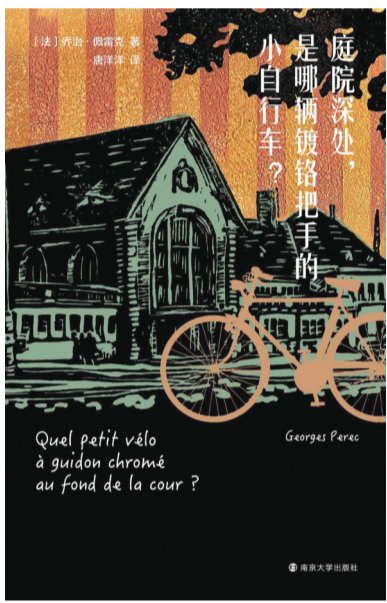


像佩雷克这样的文学“玩火者”

□俞耕耘

乔治·佩雷克(1936—1982)
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

佩雷克这部早期小说不是杰作，还是存疑。但它是冒险之作，大胆之作，却是显然。我想其意义在于：文学戏耍，小说调侃，冒犯读者，也摧毁故事。文学创作，一定要一本正经追求秩序和意义吗？佩雷克觉得没必要，文学可以回归游戏和娱乐。

《庭院深处》的故事轮廓是一个不知具体姓名的法国士兵，不愿去阿尔及利亚作战，绞尽脑汁逃避应征，最终还是被推往战场。这或许是个反战故事，它和《好兵帅克》《第二十二条军规》有相近反讽，对残酷真相有闹剧式消解。但又不仅如此，佩雷克的叙事是癖症式，反常化和偏执性的。这个故事并非一个正常叙事者在批判，而是直接暴露出战争造成的“患病叙事者”。前者完全可以靠正剧来设计，后者就只能靠滑稽闹剧来捣乱了。

表面看，小说选取了一段卑微琐碎的个体经历，以局部视角写士兵精神意识。实质上，佩

雷克是用高度的匿名性、集合化，表述战争中的集体无意识。我们不晓得卡拉XX到底是谁，他的名字就是任意性，其身份就是可能性。这也暗示人物背后是群体符号，一个卡拉XX有几十个异名。“他的名字是卡拉曼利，或者类似的东西：卡拉沃？卡拉瓦施？卡拉库普？总之，就是叫卡拉XX。”他可能是抽象艺术家，摔跤运动员，高级长官，“不过眼下可以肯定，他确实是军人”。

这是同一个人物吗？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卡拉”在意识上有连续性。自我存在的依据，总建立在意识的连续体。统一体之上。一个人不能昨天犯了罪，今天不认，狡辩那是昨天的他所为，与今天的他无关。但同时，“卡拉们”又可以说是集合名词，不定代词——它指向军团所有人，他们从不同职业都变成了士兵。他们的情感多共通，如对家庭生活难以割舍，那里有爱人、屋子、哥们儿和书房，以至于作家把这些意象颠来倒去，车轱辘话没完没了。最核心的细节则是中士亨利·波拉克那辆叮当乱响、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它甚至停放在书里。初看我匪夷所思，但细想发现：自行车就是联结军营和家乡“双重生活”、维系念想、进行折返的唯一工具。

正如亨利·波拉克的名字随时颠倒，军团里有一批同类——颠三倒四的怪人。“因为那个年代我们都带点疯疯癫癫的，我们一直聊到深夜，有着超前的思维。”压抑、机械与重复，生产着无聊。作家用反话描述军队的“美好生活”，用大量赘生语言，对日常进行表象。“喝常温啤酒，喝小瓶的葡萄酒”，“抽烟，抽烟把儿，抽烟屁股”。有意的错误拼写，人名戏谑，也在暗示那个时代精神的反常错乱。

佩雷克尽情对指挥部大加恶毒嘲弄，对不义战争、军团长官和小丑政客，嗤之以鼻。“让我们用鲜血去浇灌非洲的崇山峻岭——那里业已成为法国国土，载入光辉的法国史册。”“崇高”的决定之下，掩藏的是愚蠢的野心，它伪装成荣誉的说辞。接着又是饶舌的反复：波拉克的哥们儿卡拉施梅茨，有个深爱的姑娘，他要留在法国，在姑娘怀抱里，“不想去北非的山间玩耍”。

我们终于在一大堆闹心叙述中，看到小说动机与诉求——逃避应征，拖延时间。“从我身上碾过去，撞断我的脚，让我永远无法再去杀人……暂缓应征……是的，这段时间我会在深爱的姑娘的床上度过，我们等等再说。阿尔及利亚人会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那时候说不定会签订和平协议。”这样，你就发现佩雷克如何把故

场成功背后的力量——那是商业资本与政治的合力。

在此期间，迫于家庭经济状况和现实压力，霍桑不得不采取向市场妥协的策略。以他为老友皮尔斯的总统竞选传记为例，从立项到出书，前后不过三个月，与他向来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风格迥异，明显是为抢夺市场。他屡次向担任麻省教育秘书的霍勒斯·曼毛遂自荐，要求将儿童故事及神话改编纳入公共学校的阅读书单，也正是看中后者的市场潜力。然而，对作家而言，市场无异于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作家带来名利的同时，也会或多或少要求作家做出牺牲。当初，由于担心《七角楼房》像《红字》一样，色调“过于阴暗”，霍桑自觉地在小说结尾添加了几抹“亮色”，目的在于“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如此小小的改动可能无伤大雅，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很可能对作品的艺术性造成极大影响。以《牧羊雕像》为例，批评家早已指出该书结构松散、篇幅过长（共50章，相当于前两部罗曼司的总和），其中若干风土人情及景物描写与人物及情节发展毫无关联，与此前作家严谨细致的风格截然不同——因为这是根据英国出版商的合同条款“定制”的小说：作家收获的只是600英镑，但牺牲的却是作品长久的艺术性和美感。

评论家往往将本书的“败笔”归因于霍桑对意大利文化“过于着迷”，故而不肯删减冗余部分；也有人归因于霍桑更擅长景物素描，而拙于人物刻画；更有人归因于当时霍桑与索菲亚婚姻系紧张，霍桑始终被“罪恶”或“原罪”所困扰，因此难以专注于创作，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部“商业图书”，是资本、法律文书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似乎大家都误以为霍桑是在一片“经济真空”中写作，浑然忘却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商业合同书对作家的束缚。事实上，文学与市场到底应是何种关系？身为作家又该当如何取得平衡？这是霍桑的难题，也可以说是古今以来所有作家必须面对的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批评家在谈到霍桑未完成的四部罗曼司——《祖先的足印》《格里姆肖》《赛普提米乌斯·费尔顿》和《多利弗罗曼司》时，往往归因于霍桑本人健康状况不佳以及内战的突然爆发，或是由于“作家创造力枯竭”；也有人认为是他心爱的女儿乌娜突发疾病最终不治而亡扰乱了他的心智，或是由于他忙于社交而耽误了创作；还有批评家指出，随着以豪威尔斯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崛起，霍桑的罗曼司已很难适应时代的变化——1861年5月，霍桑本人在致出版商信中便坦言：由于战争的蔓延，他担忧罗曼司的销路可能会大受影响。

但事实上，正如霍桑在他的日记中所言，主要原因还在于几部长篇在手，同时并进，难免相互干

霍桑的遗恨

□杨靖

次于朗费罗。

为了进一步提高霍桑知名度，菲尔兹不定期举办文学沙龙，并与当时权威文学期刊编辑保持密切联系，竭尽全力要将霍桑从小有名气的短篇作者打造为一流的签约作家，其中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敦促作家专攻长篇（罗曼司）——霍桑本人由此也实现了文学市场的成功“转型”。

1852年，受到《红字》市场成功的鼓舞，霍桑以10年前“布鲁克农庄”的亲身经历为题材，创作《福谷传奇》，据说其中的男女主角分别影射爱默生和富勒。评论界对小说丰满的人物塑造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大多持肯定意见，但菲尔兹却不无担心：由于过于贴近现实，容易引起争议，从而影响销量。他在信中劝告霍桑“最好远离现实题材”，最好“不要冒犯读者的情感”——日后菲尔兹强烈反对霍桑在历史随笔中探讨奴隶制存废，显然基于同样的考虑。

对于菲尔兹的商业天赋，霍桑大为感佩——尽管有时并不完全赞同。比如梭罗去世后，菲尔兹在第一时间购得市面上所有尚未售出的《在康科德和梅里马克河上一周》，拆封后重新包装，换上菲尔兹公司商标，号称是该书的新版（第二版）。这种跟风式的商业投机固然大获全胜，但在文人宣传看来，未免胜之不武。再比如，出于鼓励和宣传的目的，菲尔兹在听闻霍桑新的写作构想之后，时常未经后者同意，便在《大西洋月刊》等主流媒体刊登“预告”，令作家压力倍增——霍桑晚年《多利弗罗曼司》等几部作品始终未能如愿完成，显然与这种无形压力不无关系。

1853年，霍桑在老友皮尔斯总统提携下荣任利物浦领事。除了5000美元年薪，还有数目不菲的津贴；上任不久，霍桑又成功获取曼彻斯特领事一职，年薪3000美元，穷困大半生的作家至此终于能够扬眉吐气。1857年，霍桑领事任期结束，举家重返康科德，不久，由于健康原因全家移居意大利，先后寄居在罗马和佛罗伦萨。做出这一决定，多半也是受到菲尔兹的影响——后者劝慰霍桑：意大利游历不仅可以放松心情，也可以为下一部罗曼司搜集素材。1860年，霍桑一家自意大利返美。同年，出版颇具异国情调的长篇小说《牧羊雕像》——这也是霍桑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罗曼司。根据菲尔兹建议，该书部分章节首先在《大西洋月刊》连载，不仅引发读者好奇心，起到口耳相传的广告效应，在评论界也赢得一片好评。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2)
美国著名小说家

梅尔维尔是霍桑的表兄弟，也是他的文学启蒙者。他不仅为霍桑提供了最初的创作灵感，还通过自己的作品和评论，帮助霍桑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梅尔维尔的《型态学》等作品，对霍桑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霍桑在《福谷传奇》中，对梅尔维尔的《型态学》进行了模仿和致敬。梅尔维尔的《白鲸》等作品，更是美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霍桑的遗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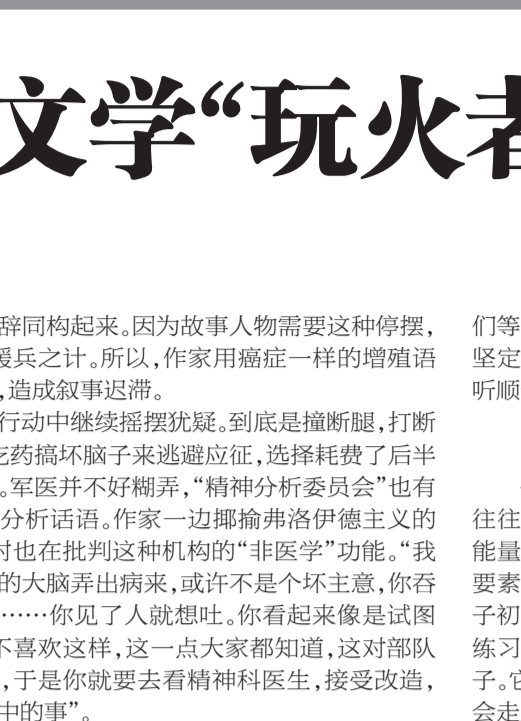
□杨靖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2)
美国著名小说家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霍桑的遗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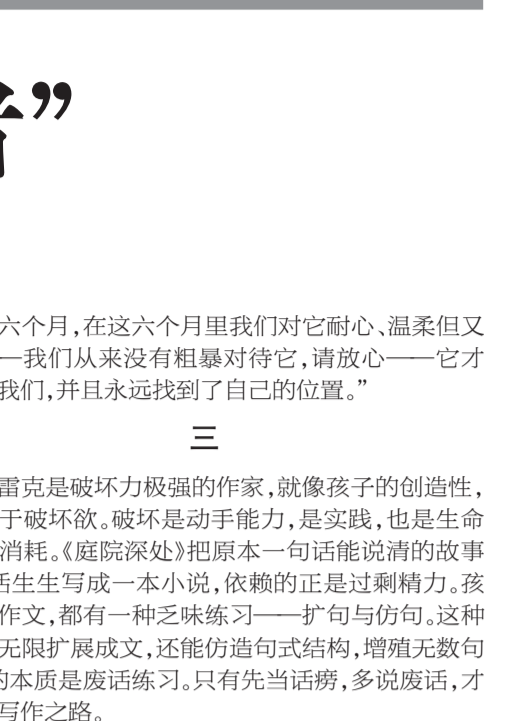
□杨靖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2)
美国著名小说家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霍桑的遗恨

□杨靖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霍桑在《红字》中，对梅尔维尔的《白鲸》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价。梅尔维尔的文学成就，为霍桑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